

英国军事题材惊险小说

出巢「狐狸」

〔英〕约翰·哈里斯 著 孙云波 译



華



本书简介

一九四四年，战火弥漫的春天。

在英国莱蒙海湾某地，以英美为主的盟军秘密进行代号为“老虎”的军事演习——这是为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一项重大秘密行动计划所做的准备……

长期潜伏在盟军内部、代号为“狐狸”的德军间谍，将“老虎”演习情报送出，结果使这次演习遭到德军舰队的突然袭击，盟军损兵折将 700 余人，10 名携带“比格特”绝密计划要目的官员失踪……

盟军最高统帅部引起震惊！

因为代号为“超级机密”的一整套德军密码破译系统，这本是盟军掌握的秘密武器。它可以通过破译掌握德军实力配备、部队调派、战略动向等一系列重要情报，盟军最高统帅部制定了一项绝密计划，声东击西，大放烟雾，为使德军中计，他们将法国北部加来地区作为进

攻的突破口，调兵遣将、制造假象，从而将德军重点引向该地区设防，而使盟军真正的登陆点——诺曼底成为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这样，可以从根本上扭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战局。

为查找 10 名“比格特”军官的尸体，盟军不惜兴师动众，出动大批部队在出事海域搜寻。最后终于找到了这 10 名军官的尸体及随身携带的绝密文件。然而“狐狸”却捷足先登，比搜寻队伍先一步找到了最后一名“比格特”军官的尸体，并将文件全部拍照，逃之夭夭……

最高统帅部通过技术鉴定，发现了文件上陌生的指纹！这意味着巨大危险的阴影已笼罩在秘密军事行动的上空……因为德军不但可以了解盟军布下的罗网，而且可以将计就计，很显然，“比格特”情报的泄露，将会给这场战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最高统帅部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情报机构首脑哈迪将军，不惜一切代价，在进攻打响之前抓获“狐狸”！

哈迪指示美军上校艾尔萨格和英军少校帕吉特担此重任，并授以特权。为阻止“狐狸”逃出英国本土，他们在最高当局的协助下，对英国南部所有的机场、港口及渔村进行严密封锁。与此同时，动用大批军用电台，日夜不停地对奇特的电波进行监听和强力干扰，阻止“狐狸”向德军发报……

“狐狸”是一位足智多谋、心狠手毒的高级间谍。

早在“老虎”演习之前，他就干掉了追踪他的三名盟军特工人员。

艾尔芒格和帕吉特在广袤的英国南部地区寻觅“狐狸”的蛛丝马迹……

这时，进攻开始了！

巨大的舰队集结，满载登陆部队和军备开始穿越英吉利海峡，挺进法国海岸……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艾尔芒格和帕吉特得悉“狐狸”已化名潜入登陆先头部队——“狐狸”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计冒险随登陆部队接近德军，准备跨越两军防线将情报送入德军手中！

情况万分紧急！

哈迪将军将各部队登陆地点及时间表，以及艾森豪威尔将军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交给两位少校，然后采取特别措施，尽快抓获危险的“狐狸”。

于是，一场扣人心弦、紧张残酷的拼杀与斗智，在战火与死尸间展开……

第一章



1

驱逐舰越过莱姆海湾朝西驶去，两位军官顶风伫立在拴于桥楼舷侧的卡利式救生圈旁边，脑袋深深蜷缩在卡叽布外套的高竖领里面，疾风狠狠抽打着他们的肌肤。二人极目搜寻着薄雾笼罩的海岸线。这时，军舰蓦地一抖，船首倏地掠过浪尖，浪花高高腾起，猛地卷过甲板，细小的水滴弄潮了他们手中的夜用望远镜，船的左舷，一艘满载步兵的登陆舰正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前颠后簸，此刻，在他们眼中，那艘登陆舰已成了模糊的一片。

海岸上，那座落在一条狭长地带上的小屋群便是斯莱普顿沙洲上的小村落了。由于天黑，村子已看不太清，整个村庄万籁俱寂，空无一人。为了确保大举进攻欧洲的部队能在这儿的海滩上尽可能逼真地模拟演习即将在法国海滩上展开的攻击，村里的居民已被疏散一空。众所周知，这次进攻已是指日可待。没有谁喜欢这种似嫌累赘的真枪实弹的把戏，或由此造成的财产上的损失——村民们就尤为如此了——然而，在一个于1944年4月间被军队挤得无立锥之地的国度里，人们普遍承认，如果这次将决定整个世界命运的进攻能大获全胜的话，那么，随之所作出的牺牲也就在所难免。

说实在的，整个英国的南部海岸的确成了一个塞满士兵的庞大军营，人人都在推测进攻的日期及目的地，人人都在

悬心吊胆，担心自己是否能从这场战争中生还。在最近阶段的训练中，士兵们仍感迷茫的事情或许莫过于这些了。安全措施非常严密，几天以前，也就是这个月初，从瓦什湾至兰兹角的这一狭长海岸地带遭到封锁，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军人，凡无高级通行证者，一律不许出入。

两位军官中，佩带着单星领章的那位美陆军准将紧盯着手中的一份文件。“斯莱普顿，”他念道：“系未遭破坏的红粗砂砾海滩，前临浅环礁湖，背靠野草丛生的断崖。该海滩附近的村庄已疏散一空。”他抬头凝视着海岸。“依我看，眼下那地方还不至于被搞得一塌糊涂吧，莱纳斯。”他说，“尽管第一批人马昨天已在海滩上搞过一次演习。”

另一位军官，美陆军上校莱纳斯·艾尔芒格转过身来：“演习进行得怎么样，先生？”

“很不错。”乔治·奥姆准将耸耸肩：“空军出动太晚，大家生怕在步兵迫近海岸时炸着他们。不过依我看，整个演习大体上没出什么乱子。今天晚上会更妥当些。后援部队的整个任务不过是象实战那样攻进去，再卸下准备。”

他凝视着海岸：“我想，咱们对英国人眼下所作出的忍耐，对这些演习的耐劲，就甭称道啦，”他说，“既然德军的闪击战已经停止，这下，可怜的龟儿子们倒让我们高兴死了。”

艾尔芒格鼻子哼了一声。毫无疑问，盟军已将纳粹空军逐出英吉利海峡的这部分空域，从1940年起就一直忍受着德机狂轰滥炸的英国人眼下那种如释重负之感，就连他自己也有所察觉。目前，德机仅限于铤而走险急窜入英国领空侦察盟军的进攻路线；虽然言传仍有德军侦察机窜入泰晤士港湾上空活动，但在白天，无论任何东西都不许靠近多佛尔以

西的舰队集结。德机一旦夜间偷袭，密集的空防火网就会朝着他们猛揍，将其逼入内陆；德机无奈，只得投弹空袭沿海城镇。不过，眼下这种空袭同1940年及1941年间的闪击式空袭相比，也就只能算是隔靴搔痒了。眼下人们极少谈及轰炸——似乎英国人宁可将这个字眼从脑海中抹去——艾尔芒格同奥姆一样，很清楚美军的不断增兵，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运输、场地及年轻女人们的需求，这正成为当前的头号问题。美军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力之所以怨声载道，也并非不合情理，他们认为，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拯救英国人于败地，因而满心期望英国人会对此赞叹不已，感激涕零，并对他们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宽宏大量。

这似乎是令奥姆大伤脑筋的事情。

“如果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他接着说，“那么，这胜利的一半取决于我们美军的力量，另一半则应归功于英国老百姓的忍辱负重及委屈求全。他们旅行受到限制，交通受到限制，出入整个乡间地带也受到限制。待战争结束后这些可怜的人们回到家中，天晓得会是怎样一幅情景。皮靴踢烂的房门，弄得稀巴烂的窗户，不翼而飞的物件，尚未爆炸的哑弹，至于还有些啥，只有天知道了。”

铅灰色的海洋波翻浪涌，薄雾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凝重起来，从驱逐舰的左右舷及船尾几乎看不清附近的舰只。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撞船的危险性。驱逐舰上的英国舰长喊叫着，沙哑刺耳的声音透过舰艇的吱嘎声和哗啦的波涛声飘过来。“告诫所有的了望员，让他们把眼睛放尖点！这不过是场演习，可不要出什么乱子。”

缕缕海雾从海湾那波涛起伏的海面上袅袅升起，薄雾似

一堵灰墙筑于水天之间。一艘登陆艇的顶端拱出雾幕，在驱逐舰的左舷晃了一下，艇的顶部横七竖八地扯着旗绳和无线电天线，仿佛同艇体分离开似的，在半空中浮游。两位美国军官目不转睛地盯着漆黑的海面，忧心如焚，生怕出什么乱子。军舰数量本来就有限，倘若在演习中有个什么闪失，他俩简直不敢再想下去。

雾中的小水滴弄湿了艾尔芒格的外套；他气恼地用手弹了弹。潮气来自英国西部的湿雾。这片湿雾常常干扰演习，遮挡视线，弄得水手们看不清舰只和海岸。湿雾颜色灰白，又凉又潮，如同一只撕扯着夜幕的魔爪，叫人浑身冰凉，魂不守舍。“在英国，”艾尔芒格厌恶地说，“天气老这么个鬼样！要是不下雨，甭指望能看清什么东西。”

他把脑袋深深蜷缩在外套的领子里面，觉得又冷又饿，心烦意乱。他盼着战争结束，归返美国；巴不得这场进攻早来早散；尤其希望这次特别演习——“老虎演习”及早完事大吉。

“我讨厌这些该死的演习，”他嚷嚷着：“这不会出什么乱子嘛。”

不过，这次可真出乱子了。

似乎在同他分庭抗礼，他话音未落，只见船尾方向火光一闪，一片彤红的光焰从雾霭里、浪花间腾空而起，爆炸的巨大轰响越过海面传过来，他不由猛地掉过头去。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问奥姆。

奥姆端着手中的望远镜，力图透过夜幕看清前方的景物。

“是一艘军舰，”他答道。

远方的光焰似乎愈来愈亮，跟着，更远处又闪射出一片

火光，枪炮声大作。

“那些家伙干开了。”艾尔芒格说道。

“依我看，他们可不是在闹着玩。”奥姆冷冷地说。

艾尔芒格提高嗓门：“他们到底在干嘛？照理说，眼下还不到放枪的时候哩。”

奥姆又端起望远镜引颈细看，倾听着远方的声响：“那是门‘斯潘多’！”他厉声说道。

“这儿有‘斯潘多’？”

“我奉令调来这儿之前在北非呆过，因此熟悉这种大炮的声响。”

当艾尔芒格转过身子去看奥姆时，他觉察到顶上的驾驶楼里猛然间活跃起来。

“左舷十度！同时全速前进！”舰长声嘶力竭地发布着命令，值星官则向着机舱复述舰长的口谕。甲板顿时抖动起来，舰艇似一匹烈马一跃而起，奔腾向前；机舱里隆隆的鼓风机声急不可耐地轰响着，恰似烈马奔驰时发出的声响。船头激起高高的波涛，船尾压下，一片白色的泡沫呈扇形翻滚其后。

舰艇的颤动愈加厉害，奥姆和艾尔芒格面面相觑，大惑不解。这时，枪炮声又响起来，他俩再次掉过头去，乒乒乓乓的枪声、炮声，不绝于耳。透过海洋的喧嚣，他们听到叫喊声。叫喊声很微弱，同逆风中鲱鱼鸥的叫声差不多，即便如此，仍可听出其中所蕴含的那种惊恐万状，不知所措的情绪。

“那边到底怎么啦？”艾尔芒格急了：“他们到底打哪儿弄来一门‘斯潘多’？”

“莱纳斯，看在上帝份上——”奥姆声音沙哑，颇有些愤愤：“——他们没有‘斯潘多’！那是门德国炮，依我看，开炮的准是德国人。”

艾尔芒格盯着自己的同伴，表情愕然。舰桥上有人在大声叫喊。没想到驱逐舰这时猛一倾斜，弄得艾尔芒格侧着身子打了个踉跄，连忙抓住把手稳住身子。

正当军舰在迷茫的夜色中全速前进时，一条以最快速度飞驰着的快艇出现在驱逐舰前面。说时迟，那时快，驱逐舰几乎是猛然掉转船头，快艇飞速从舷侧掠过。

“我的老天！”艾尔芒格惊呼：“挨它妈的这么近！”

驱逐舰这会儿正绕着一艘登陆舰的尾部作掉头运行，登陆舰隆隆作响，在波涛起伏的海面上慢吞吞地爬行。船尾一门炮轰隆一声巨响，吓了二人一大跳。驱逐舰又开始掉头，转至正横方位时停了一下，随后转至左舷。他俩看到，一艘登陆舰深陷在水中，周围昏暗的海面上星星点点散布着落水的人。

“那艘倒霉的船在往下沉呢！”艾尔芒格说。

登陆舰在熊熊燃烧，艇上的人正打船上往海里跳。更远处，又腾起一片火光，火势益发显得凶猛。曳光弹从旁边急速划过，如同循轨迹从雾霭中滑出的细小光迹。舰上的大炮又开始轰响起来，串串炮弹同划过舰顶的光迹交相汇合，溶成一片。只见头顶上方火光一闪，轰然一声巨响，二人吓得赶紧缩回脑袋瓜子，剥落的漆片纷扬着飘落到他们身上。他俩抬起脑袋，见军舰又开始发疯般地掉转船头，船尾仅一只引擎突突响着，牵引着驱逐舰转向。不远处，在探照灯的映照下，他俩看见一艘小艇正熊熊燃烧着往下沉。

“是条鱼雷快艇!”奥姆急促地说:“狗娘养的德国人,钻到我们舰队里来了!”

“就这儿?他们竟钻到英国海岸边上来了,我的老天?”

“看上帝份上,难道他们就不能来?从德国人听到我们准备反攻的消息后,不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筹划这事儿吗?”

那艘燃烧的小艇船体方正平坦,船头两侧标着艇号——151。就在他俩观看的当口,一个人从燃船的尾部跳入海中,紧接着,船上火光一闪,油箱连同艇上的弹药一起炸响。滚滚黑烟冲天而起,整个船体在烟幕中分崩离析,顷刻间,空中纷扬着炸碎的木块、金属片及人体碎片。燃烧着的碎片雨点般泄落到驱逐舰上。

“把那艘船弄开!”舰长在桥楼上高喊:“那边有人落水!”

吊艇杆悲切地响起来,舰上的小艇徐徐降入海面。小艇上,挤满身穿救生衣的水手,乱哄哄地嚷成一团。几分钟后,小艇返回驱逐舰舷边。

探照灯扫过来,这两个美国人察看着海面,不由一下子愣住了。远处那艘登陆艇眼看就要翻船。只见登陆艇尾部高高翘起,随后毫无声息地滑入波涛之中,海面上只剩下散乱的破烂物件和背负器材装备,正大叫救命的落水者,他们的脑袋在水面上一起一伏地上下跳动。

“这些人快淹死了!”艾尔芒格狂喊。

他喊声未落,只见几只小艇火急火燎地驶入正在海中挣扎的落水者中间。小艇的舷侧支着爬网,水手们忙着用绳子和船钩将气喘吁吁、落汤鸡般的士兵拖上船来。另外几艘舰只正朝着另一艘挂花的登陆舰靠近。远方,枪炮声响作一团。

小艇不住地撞击着驱逐舰的船舷,水兵们推搡着一个德

国人。德国人身穿帆布裤子和白色运动衫，湿透的帽子仍扣在头上，湿帽带紧紧贴着面颊。他刚踏上甲板，一个海军军士便一把抓住他，将他拖过扶栏，结果德国人仰面倒在一滩水中，军士立刻使劲把他拉起来，砰的一声撞到舱壁上。

“把其他家伙都弄到这儿来！”舰长大声叫道。

“先生——”大声回答舰长的是一个年轻的海军中尉，两颊光光的，没一根胡子，“说不定他们都断气了呢？”

舰长转向了望台上的军官：“无论如何，要将他们吊到舰上来，”他说道，“让大夫给他们看看。把那条船收上来，要快。这是打仗。”

艾尔芒格的目光越过船舷，忽儿落到那些水手身上，他们正俯身查看仰面躺倒在小艇上的身形；忽儿落到那个德国人身上，这会儿水手们正推操着他沿甲板走过去。随后，他放眼望过去，目光落到那片星星点点散布着军舰上放下去的小艇、快艇、水陆两栖船及其它小艇的海面上，艇只周围，落水者的脑袋在登陆艇投入水中的那片海面上一起一伏。

“仗打起来了？”他声音里充满恐惧，“老天爷作证，准打起来了！”

2

空中，云涛奔涌，下方的伦敦城显得暗淡灰黑。经过了四年半的战火之后，城里的建筑物看上去灰黑阴沉，令人生厌，空袭投下的弹片弄得城内的房屋满目疮痍。伦敦市民看上去同他们的城市差不多，衣衫褴褛，寒怆穷酸。他们衣着陈旧，单调乏味，相形之下，大街上疏疏落落几个穿着剪裁得体的军装的美国人，看上去如同他们的富亲一般。人们随处可见长着鹰眼的美军宪兵成双成对地守候在大楼的入口处，白色的钢盔、鞋罩、腰带和枪套衬着颜色晦暗的制服，熠熠生辉。他们的英国同伴身着丑陋的、缺少舒适感的军服，头戴式样粗俗的红顶帽子，略微不满地冷眼瞧着这些粮草充足，养尊处优，情场得意的美国人。

卡思伯特·帕吉特少校从临街的四楼窗户向外眺望，双眉紧锁。另一个人站在桌子对面，紧盯着他。“谋杀案始终是让人觉得棘手的事情，”他执拗地说：“一旦这案子牵扯上这次反攻欧洲的行动，那就加倍棘手了。”

帕吉特转过身子。他年纪不大，身材修长，面色苍白，而且莫名其妙地热情洋溢。他的眼睛颜色同头发差不多，也是浅色，因而浑身上下洋溢着一种优雅而又难以名状的魅力。

“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些，警长。”他说。

警长耸了耸结实的肩膀。帕吉特掏出烟卷，递给警长一

支，然后坐了下来。

警长划了根火柴，在他对面坐下：“我认为，对这事咱们未免有些操之过急，少校。”他说出自己的看法。

帕吉特点了点头：“我也有同感，”他赞同地说，“正由于是部队，而不是民间。所以他们才派你到我这儿来，是这样吗？”

警长见帕吉特没有发作，舒了口气，点点头：“事情还不止这些，”他说道，“那是谋杀，得由我来处理。在艾塞克斯杀死那个男孩的加拿大人也是由我逮捕的——”

“我听说过这事儿，”帕吉特说，“真是妙极了。”

这会儿，警长几乎要喜欢上帕吉特了，因为他很少受到自己上司的表扬。“但这回可就不一样了。”他说。

“为什么，警长？”帕吉特称呼他时，从未忘记带上官衔，这点警长已注意到了。在军队可不大兴这个。

“受害者是个英国军官。”

“被谋杀的还有其它英国军官哩。”

“这个人一直在德文的美军军营附近逛来逛去，同很多人交谈过，还打听过不少事情。从4月2号起那个地区就被封锁起来了，这你也知道。27号和28号夜间在斯莱普顿沙滩附近海域进行了演习。那些德国人就随登陆艇混进来了。”

“这事儿我已听说了。”

“眼下在那边，安全措施搞得非常严密，没人理我们的茬儿。因此，上边让我把手边的所有东西都移交给你这个部门。这可是你的差事儿，少校。那些美国人把事情弄得很难办。他们那边可是一点风声也不漏，因此，只好互相探查着想弄清楚眼下发生的事情。”

帕吉特那瘦削的鼻子嗤嗤地吸了口气：“你凭什么认为美国人会让我得手呢？”

“不管怎么说，你有陆军部作靠山。”

警长耸耸肩，帕吉特吁了口气：“最好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他说，“着手这件事的动机是什么？”

警长做了个手势：“好吧。我们在他身边发现了他的钱包——空的。不过，这不是抢劫，因为手表还戴在他手腕上呢，那可是个值钱玩艺儿。”

“叫什么名字？”

警长随手将一个案卷推过去：“我们掌握的所有情况都在里面呢。他叫邓纳维，阿瑟·克拉克·邓拉维上尉，军需部队的。本来他应驻在伦敦这边。可他到朴次茅斯去干什么呢？”

“你们是在朴次茅斯找到他的？”

“在码头附近一个被轰炸区域找到他的。对于一个驻地在伦敦的人来说，他似乎花在游荡上的时间太多了。据他所在部队讲，他是会计，工作是查账。同钱打交道，一直事务繁杂——当然，这种情形总是这样——不过，他的工作同美国人倒没什么相干，可他似乎在旅馆里耗费了很多时间，并且一直混迹于美军军官当中。”

“你看，会不会是搞同性恋？”

“上面吩咐我将这案子移交给你时，我所掌握的情况就这些。”

“能不能提点建议，我该从哪儿入手？”

警长耸耸肩：“到那边去吧，”他说，“伦敦这边我们已经查过了，情况都在文件袋里呢。他入伍前曾在沃金的一家